



英雄后人的相聚



大德兴饭庄

# 英雄后人的相聚

刘小云

文中的刘秀峰就是我的父亲。长期以来,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有着传奇故事的大德兴饭庄在祁县古城的哪条街上,能看到遗迹吗?

2024年初的一个上午,我家来客人了,祁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安喜频一行几人给我送来一幅精致的照片——祁县人民法院法治文化展馆的设计效果图。这个法治文化展馆设在祁县人民法院1991年以前的办公旧址,而让我惊喜的是,法院的旧址,居然是当年的大德兴饭庄!

如此巧合。该展馆于2022年开始打造,2024年10月,初见规模。我们姐弟被邀请到展馆参观。一路上,我在想象,那张设计效果图是三座并排的四合院和一排临街的铺面,展馆的门应该临街吧?

没有想到,这个临街的大门一打开,我父亲的大幅照片立刻映入眼帘,我们与父亲以这样的方式重逢,瞬间泪目。这应该是展馆的序厅:红色记忆,父亲的照片旁边是6幅画,完整地呈现出“大德兴饭庄血刃日寇”的历史画面。感动,思念,敬仰!

那天,法院的领导对我们说了一句话:家族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国家的。铭记!

序厅,就是当年大德兴饭庄,从一楼到二楼,我在构思暗杀队不响一枪、大获全胜的场面。

我有奢望了,82年过去,三位英雄前辈早已逝去,那么,我们能见到那两位英雄前辈的后人吗?我只是这样想而已,而祁县人民法院早就开始付诸行动了,李宏丽院长和安喜频副院长开车前往河北武安,打听到刘满河前辈的家,见到了他94岁的老伴和两位儿子刘永安和刘路安;研究室主任王文静则大海捞针,从湖南麻阳藤代远纪念馆馆长那里,得到了藤代远后人交底;第二位人物就是刘秀峰了,刘秀峰接受了三项任务,即摸清庆功宴的时间和地点、设法将我军暗杀队员带进城,为暗杀队提供足够的匕首,这三项任务,他带领战友们圆满完成;第三位人物是八路军特别行动队队长刘满河,当时年仅17岁,智勇双全的他在除夕夜,于大德兴饭庄布下埋伏,待30余名日军喝得酩酊大醉时,他以摔杯为信号,暗杀队队员齐刷刷亮出匕首,张狂的日军被一举消灭。

文章中突出了三位主要人物,第一位是林一,八路军情报处一科科长,在得到日军益子挺进队要在春节前在祁县进行休整并设宴庆功的情报后,她策马扬鞭赶到祁县,向时任抗日县长,29岁的共产党员刘秀峰交底;第二位人物就是刘秀峰了,刘秀峰接受了三项任务,即摸清庆功宴的时间和地点、设法将我军暗杀队员带进城,为暗杀队提供足够的匕首,这三项任务,他带领战友们圆满完成;第三位人物是八路军特别行动队队长刘满河,当时年仅17岁,智勇双全的他在除夕夜,于大德兴饭庄布下埋伏,待30余名日军喝得酩酊大醉时,他以摔杯为信号,暗杀队队员齐刷刷亮出匕首,张狂的日军被一举消灭。

走进影院时,女儿正低头翻着历史课本,试图从文字里拼凑出那个年代的轮廓,儿子则攥着两张奥特曼卡,小声跟我念叨着新抽的“稀有款”。灯光暗下来前,我还在担心,三年级的孩子能不能看懂黑白镜头里的沉重——毕竟,他平日里对“英雄”的理解,还停留在奥特曼打怪兽上。

电影开场的喧闹没持续多久,就被日军的皮靴声踏碎了。当吉祥照相馆的玻璃窗在枪声中震颤,老金颤抖着冲洗那些记录暴行的底片时,我听见身边传来响动。转头看,儿子手里的卡片早就掉在了地上,小拳头攥得发白,鼻尖一抽一抽的,却死死抿着嘴不肯哭出声。女儿的肩膀在微微发抖,课本不知何时被她捏皱了边角,眼泪砸在膝盖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看到那个抱着弟弟的小女孩倒在血泊里,儿子突然用手背狠狠抹了把脸,声音带着哭腔却异常坚定:“他们怎么能这样?”女儿没说话,只是悄悄往我身边靠了靠,手紧紧抓住了我的衣袖。当老金们冒着生命危险藏起那些罪证底片,屏幕上闪过一张张模糊却刺眼的照片时,整个影院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两个孩子的眼睛都亮得惊人,那里面有愤怒,有难过,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郑重。

散场时,儿子没像往常一样追着问我东问西,只是低着头,一步一步踩着地上的光影往前走。走到影院门口,他突然停下来,抬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妈妈,那些人好勇敢啊。”女儿在一旁轻轻点头,声音还有些沙哑:“他们是在保护我们的历史。”

回到家,儿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房间,把他那本锁着的奥特曼手册抱了出来。我正想劝他别太激动,就见他找出剪刀,蹲在地上一张一张剪那些卡片。我愣住了,他却仰起脸,眼里还闪着泪光:“我要像电影里的人一样,学真本事。”我看着他把碎纸片收进垃圾袋,小脸上没有丝毫不舍,只有认真。

女儿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等她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是她重新规划的学习计划,从每天的阅读时间到周末的历史纪录片观看安排,一笔一画都透着股执拗。她走到我面前,把纸递给我,眼神清亮:“妈妈,我要更加努力,让自己变得更有力量。”

两个性格迥异的孩子,一个用最直接的方式告别了幼稚的英雄梦,一个用沉静的行动扛起了沉甸甸的思考。《南京照相馆》没有给他们讲大道理,却让他们在光影里感受了“家国”二字的分量。那些黑白镜头里的苦难与勇气,像一颗种子,悄悄落在了他们心里,生根发芽。

或许这就是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它让历史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让爱国不再是口号。当孩子们为素未谋面的先辈流泪,为民族的苦难揪心,那份自发的觉醒,远比任何说教都有力量。他们的变化,是对历史最真诚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最坚定的承诺。

文中的刘秀峰就是我的父亲。长期以来,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有着传奇故事的大德兴饭庄在祁县古城的哪条街上,能看到遗迹吗?

2024年初的一个上午,我家来客人了,祁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安喜频一行几人给我送来一幅精致的照片——祁县人民法院法治文化展馆的设计效果图。这个法治文化展馆设在祁县人民法院1991年以前的办公旧址,而让我惊喜的是,法院的旧址,居然是当年的大德兴饭庄!

如此巧合。该展馆于2022年开始打造,2024年10月,初见规模。我们姐弟被邀请到展馆参观。一路上,我在想象,那张设计效果图是三座并排的四合院和一排临街的铺面,展馆的门应该临街吧?

没有想到,这个临街的大门一打开,我父亲的大幅照片立刻映入眼帘,我们与父亲以这样的方式重逢,瞬间泪目。这应该是展馆的序厅:红色记忆,父亲的照片旁边是6幅画,完整地呈现出“大德兴饭庄血刃日寇”的历史画面。感动,思念,敬仰!

那天,法院的领导对我们说了一句话:家族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国家的。铭记!

序厅,就是当年大德兴饭庄,从一楼到二楼,我在构思暗杀队不响一枪、大获全胜的场面。

我有奢望了,82年过去,三位英雄前辈早已逝去,那么,我们能见到那两位英雄前辈的后人吗?我只是这样想而已,而祁县人民法院早就开始付诸行动了,李宏丽院长和安喜频副院长开车前往河北武安,打听到刘满河前辈的家,见到了他94岁的老伴和两位儿子刘永安和刘路安;研究室主任王文静则大海捞针,从湖南麻阳藤代远纪念馆馆长那里,得到了藤代远后人交底;第二位人物就是刘秀峰了,刘秀峰接受了三项任务,即摸清庆功宴的时间和地点、设法将我军暗杀队员带进城,为暗杀队提供足够的匕首,这三项任务,他带领战友们圆满完成;第三位人物是八路军特别行动队队长刘满河,当时年仅17岁,智勇双全的他在除夕夜,于大德兴饭庄布下埋伏,待30余名日军喝得酩酊大醉时,他以摔杯为信号,暗杀队队员齐刷刷亮出匕首,张狂的日军被一举消灭。

文章中突出了三位主要人物,第一位是林一,八路军情报处一科科长,在得到日军益子挺进队要在春节前在祁县进行休整并设宴庆功的情报后,她策马扬鞭赶到祁县,向时任抗日县长,29岁的共产党员刘秀峰交底;第二位人物就是刘秀峰了,刘秀峰接受了三项任务,即摸清庆功宴的时间和地点、设法将我军暗杀队员带进城,为暗杀队提供足够的匕首,这三项任务,他带领战友们圆满完成;第三位人物是八路军特别行动队队长刘满河,当时年仅17岁,智勇双全的他在除夕夜,于大德兴饭庄布下埋伏,待30余名日军喝得酩酊大醉时,他以摔杯为信号,暗杀队队员齐刷刷亮出匕首,张狂的日军被一举消灭。

林一和刘满河两位前辈的后人于2024年11月13日,展馆揭牌仪式前夜都赶到祁县。

夜幕下,西大街的一排铺面门前,都挂有大红灯笼,喜气洋洋迎来了远方的客人。奇怪,大家初次相逢,竟然没有任何陌生感,相互握手,嘘寒问暖,看到滕飞衣衫单薄,刘永安竟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滕飞身上。滕飞说,不冷不冷,一踏上山西的土地,就感到

那一天,在一个间歇,隐隐地,我听到一扇门内有声响,好像是刘满河之子的声音,哪个儿子?我一时还没有辨别清楚,推门进去,是我家小弟和刘路安,两个刘姓兄弟聊得好有兴致。稍等,我家大弟、刘永安,滕飞也推门进来,6位前辈的后人,自动集于一处,有谁能想到,穿越时空82年,我们能坐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贴心话,讲心中的父母亲,讲他们的性格和对子女的教育,好家伙,连父亲给谁的一个巴掌都讲出来了,同样的家庭,教育后代,有严也有慈。

要分别了,互相微信好友。刘永安满含热泪从祁县捧一把热土,他要将这捧热土撒入父亲的坟头,以告慰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历史没有忘记您,山西人民没有忘记您!

那天,在一个间歇,隐隐地,我听到一扇门内有声响,好像是刘满河之子的声音,哪个儿子?我一时还没有辨别清楚,推门进去,是我家小弟和刘路安,两个刘姓兄弟聊得好有兴致。稍等,我家大弟、刘永安,滕飞也推门进来,6位前辈的后人,自动集于一处,有谁能想到,穿越时空82年,我们能坐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贴心话,讲心中的父母亲,讲他们的性格和对子女的教育,好家伙,连父亲给谁的一个巴掌都讲出来了,同样的家庭,教育后代,有严也有慈。

要分别了,互相微信好友。刘永安满含热泪从祁县捧一把热土,他要将这捧热土撒入父亲的坟头,以告慰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历史没有忘记您,山西人民没有忘记您!

光影里的成长

李  
曼

# 玉泉山泼水节

金龙



盛夏的周末,我们打算来趟玉泉山。吃过饭,驱车一路向西。当站在玉泉山脚下,抬头望去,满山的绿意像一盆水,从头顶浇下来,连呼吸都清凉了三分。

进得山来,石板路两侧的松柏将阳光筛成碎金,斑斑驳驳地洒在地上。我的影子在这光斑里穿行,时明时暗,仿佛一条游动的鱼。山间的风与城里的风大不相同,这里的风像从地底沁出来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掠过皮肤时,能感觉到毛孔一个个张开,畅快地呼吸。几个孩子举着水枪从身边跑过,水珠溅到我的小腿上,竟觉得恼,反而有说不出的快意。

转过一道弯,忽闻人声鼎沸。原来泼水节的场地就在半山腰的一片空地上。数十个盛满清水的木桶围成圆圈,中间立着几根竹竿,挂着五彩的布条,随风飘舞。几个身着苗族服饰的姑娘正在跳竹竿舞,她们的裙摆像花瓣一样绽开,银饰叮当作响,与欢快的鼓点应和着。我正看得出神,忽然后背一凉——有人从背后泼了我一盆水。回头看去,是个戴草帽的中年男人,他大笑着喊道:“送你一盆福水!”我这才发现,周围的人早已聚作一团,水花四溅,笑声震天。

我也抄起一个塑料盆加入战局。水泼出去时,能看见阳光在水珠里折射出小小的彩虹。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姑娘被我泼了个正着,她愣了一秒,随即咯咯笑着反击。她的母亲站在一旁,不但不恼,反而鼓励她:“多接些福水,保佑我们小姐平安长大!”原来这泼水节里,每一滴水都是祝福。我的衬衫很快湿透了,贴在身上,山风一吹,竟比穿着干衣服时还要舒服。

泼水的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还有被父母抱在怀里的婴孩。水花模糊了所有人的身份与年龄,在这里,我们只是一群追逐清凉与快乐的生灵。一个拄拐杖的老大爷格外引人注目,他的动作虽不灵活,但每一盆水都泼得认真。他的皱纹里还挂着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岁月馈赠的钻石。

午后,我沿着山径继续向上,水汽从湿衣服上蒸发,带走身上的热量,竟不觉得炎热。路边的野花开得正盛,花瓣上还留着泼水时溅上的水滴。半山腰有个凉亭,几位老人正在里面下棋。棋盘边放着一壶茶,茶香混着水汽,在亭子里袅袅升起。我坐在一旁

观棋,听他们用浓重的方言争论棋路,时而大笑,时而叹息。他们的从容与山下的热闹形成奇妙的对比,却又和谐共存,仿佛这玉泉山的两种性格。

黄昏时分,我登上山顶。夕阳将整个太原城染成金色,远处的汾河像一条蜿蜒的玉带。

夜幕降临,山下的铁花表演开始了。工匠们将熔化的铁水抛向空中,铁花如流星雨般洒落。百万盏彩灯也在此时亮起,整座山顿时化作银河倾泻的人间仙境。铁花与灯影倒映在未干的水洼里,天地间仿佛有两个璀璨世界。一个孩子指着天空大喊:“看!星星掉下来了!”他的母亲温柔地纠正:“那是玉泉山在给我们送福呢。”铁花的光芒映在他们脸上,忽明忽暗,像是一幅流动的年画。

回程的路上,我的鞋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声音让我想起小时候雨后踩水坑的快乐。玉泉山的泼水节,竟让我这个成年人重拾了童年的单纯喜悦。

走出山门,我回头望了望隐在夜色中的玉泉山,它像一位慈祥的长者,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夏天。过些天,我定要再来,再做一回无忧无虑的戏水人。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 乡韵悠悠

张贵宝

的窦大夫祠,松涛阵阵,清风仿佛能涤荡世间尘埃。凤凰山天坑壁上,神秘的三仙古洞悬空;净因寺内,土堂大佛庄严端坐,慈悲法相足以澄澈心灵、觉悟世尘。一条蜿蜒清澈的汾河水静静流淌,如母亲般世代滋润着晋阳这片丰饶的土地;近年建成的汾河四期景区,宛如锦绣茵毯,为汾水之滨披上了华美的盛装……

传说中,故乡原在古家岔畔。那时故土阡陌纵横,沃野相连,窦犨开渠引水、灌溉良田,桑麻遍野。然而,无情的洪水屡屡肆虐,吞噬故园,往日辛劳付之东流。为避水患,先祖们几易家园,直至康熙初年才在此地安定下来。先祖辛勤劳动、开垦疆土,历经雍乾数代,终将这片土地耕耘成膏腴沃土。那时,千亩水田稻浪翻涌,如铺金毯;百业作坊鳞次栉比,酒香油香四溢……后来,部分张姓族人向南拓居、另立门户,是为“小留”。而我的故园,则永远定格在“大留”这个名字上,彰显其本源与规模。

村域地貌,六道沟壑、三条山梁纵横交错,田地依坡就壑而呈;两片滩涂夹着一条汾水,稼穡之事得天独厚,物产丰饶。春种秋收,稻谷麦粒堆满仓库;夜磨晨榨,醇酒香油从作坊的槽坊中汨汨流出,香气弥漫。惜哉!时移世变、沧海



太原的拌汤

一碗拌汤暖胃又暖心

老陶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太原。前两次匆匆而过,一次尝了蘸串儿,一次住了窑洞,都未来得及细品这座城市滋味。此番从上海乘飞机而来,近3个小时的航程里,舷窗外云海翻腾,而我的胃却在这时闹起了脾气。

下飞机时,胃里突然翻搅起来。这疼痛来得突兀,我弓着背,在机场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看到我预约的车已到车站楼下等着。我只能硬着头皮先到了酒店。

推到傍晚,疼痛不减反增。我踉跄出门,想找些吃的,走着走着拐进了一条小巷子。巷口有家“老张面馆”,招牌在细雨中显得格外清新。店面不大,五六张木桌,几条长凳,倒也干净。

胃中一阵绞痛,我不得不进了饭馆坐下来。

“吃点什么?”老板是个50来岁的汉子,脸膛黝黑,围裙上沾着面粉。

我摇摇头,只说要碗热水。

“脸色不好啊,”他打量我,“病了?”

“胃疼。”我勉强挤出了两个字。

“胃疼?”他眉头一皱,“等着,我给你弄碗地道的太原拌汤。”

隔着透明玻璃的操作间,我见他麻利地操作起来。不一会儿,老板满头大汗地端来一盆汤、拿来一个碗。

“趁热喝,”还没等我细细思考,他把汤推到我面前,“专治胃疼。”

我舀了一勺送入口中。面疙瘩如柳絮般轻盈,入口即化;西红柿的酸甜恰到好处,既开胃又不刺激;蛋花嫩滑,菠菜带着田野的清香。最妙的是那汤底,不知熬了多久的骨汤,醇厚中透着清甜。

“老板,这叫拌汤?”我问。

“对喽,”老板拖把椅子坐下,“太原人叫‘拌汤’,晋城那边叫‘不烂汤’。和面时水要一点点加,用筷子快速拨成絮状,不能揉成团。西红柿要选沙瓤的,炒到出沙;菠菜要选嫩叶,最后放,烫一下就行。”

我慢慢喝着,胃里的灼痛渐渐平息。这碗看似简单的拌汤,竟藏着这么多门道。

“现在的人啊,”老板叹口气,“一胃口不舒服,就动不动找药吃,哪知道这碗汤比什么药都管用。”

一碗汤见底,我额头已沁出细汗,胃里的绞痛竟消了大半。老板又给我续了一碗,这回还加了一小撮香菜。

“听你口音,是外地来的?”他说,“太原这地方,冬天冷,春秋风大,夏天的气候还是很舒服的,经常有雨,一下雨就凉快,舒服许多。”